带绿色玻璃罩的台灯

杜　丽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序一　杜丽片论 …… 清平/1
序二　星光照耀 …… 西渡/7

第一辑

来自沉默的伤害　/1
独角戏　/8
《青春期》　/12
关于火车的诗　/15
月光下玉米拔节的声音　/19
兄妹之嫌　/21
美好的敌人　/25
脆弱的器皿　/33
谁比谁活得更长……　/37
附：来自宿迁的信　/52
蓝色手指　/56

第二辑

雨滴　/61
青鱼　/65
旗语　/68
此刻　/76
地铁　/80

额头 /84
来信 /86
告密者沙发 /88
与油漆有关的恐怖 /90
爱情香烟 /92
×孃的四个祝福 /95

第三辑

在半只橘子上跳舞 /99
秀发飘散 /103
倾斜的女人 /111
《铁木前传》的插图 /119
桌边的夫妇 /127
具有画面感的街景 /133
果实 /135
带绿色玻璃罩的台灯 /137

第四辑

星光和泉水 /142
珍妮的吻 /145
蝴蝶 /149
莫尔希略主义 /151
寄自俄勒冈的信 /154
寻找哈姆雷特 /157
词语的家园 /161
诗人的再生 /163



第五辑



给自己写信的人 /168
排练 /172
情感垃圾 /179
有一种颜色叫铬黄 /183
正午的荒漠 /187
我的朋友郭亚南 /191
芒娜 /200
身怀五谷的女人 /203

后记 /220

序一

杜丽片论

清　平

1988年春天，杜丽来我工作的出版社谋职，偶然相见，彼此愕然。仿佛两个陌生人顷刻间成了多年不见的朋友。或者刚好相反：两个多年不见的朋友忽然变得极其陌生。这之前我和她确曾有过一面之缘，那是在一个不可能有任何像样谈话的公众场合。她给我留下了如下的记忆：短发，瘦弱，内向，不情愿。这记忆必定不牢靠，否则决不会有后来某些惹她不快的私下的感叹。以后我和她成了同事，比邻而居，时时见面，互相日见熟络。一开始我对她的印象并不好。我自认是个温和的人，一般来说，与人交往有较大的兼容性。然而杜丽却使我感到了某种程度的不适应：她说话速度极快，无论批评某人某事抑或表明某个观点，每每有斩钉截铁的意味，不容任何分辩。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时我想，她根本不需要真正的交谈，她只需要一个礼貌的冥想者做她的听众。另外一个原因也许更为重要：在我们相识之初（假若第一次见面并非相识的话），她曾说过一些轻视写作的话，而我知道她本人正是一个写作者。从她的话语中我感到某种与其内心真实不相称的愤世嫉俗。我想我错了——生活中并没有多少真正的谎言。当我们认定某人在说谎时，我们和所谓的说谎者往往在两个不同的时间里：时间的迷惑性的确远甚于个人的谎言。后来我知道，当时杜丽正因生活的变化而处于烦躁之中，必定有某些武器是她自卫所需要的。在那样一个时代（远未结束的时代），很少有人能完全孤立自己的境况而不去作任何比较。杜丽快人快语，更多的写作者则以沉默掩盖了也许更为惊心动魄的内心争斗。我个人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些戾气，杜丽直率的天性（幸运的天性）似乎更易于将它们消解并因此得益。

下面是我和杜丽多年交往中值得一提的几件事：

某一天，杜丽来我住处翻书。翻到一本译文杂志时，我向她推荐了法国作家杜拉斯的《洛尔·瓦·斯泰因的迷狂》一文。几天后，她脸上带着抑制不住的发现的惊喜来还书。她告诉我，这篇小说棒极了，为此她复印了好几份，拟与朋友们共享。在她热烈而详细的叙述中，我感到了作为她的朋友的荣幸和感动。我同时也感到相当羞愧，因为和她相比，我缺乏面对一篇优秀之作时应有的认真及领悟——那篇小说我只是粗略地读过，我对它的喜爱仅止于文本，而杜丽显然

把我看作了具有同等鉴赏力的知音。

另一天，我记不清是在怎样的一次交谈中，她提到了一本书，孙犁的《铁木前传》。这是一部出版于五十年代的中国小说。出于偏见，我对她的推荐心怀疑虑。她说，只有我答应认真阅读并保证决不转借他人她方能将此书借给我。我答应了。我应当感谢她：这本薄薄的小书改变了我对一个时代的看法。稍后我在林风眠的画册中看到那些创作于同一时代、表现相似的中国农村题材的精美之作时，我由衷地感到了自己的浅薄和陈旧。这个事件的一个尾声是，没过多久，杜丽便急迫地、近乎紧张地跑来催我还书，因为她终于发现她自小珍爱的这部小说的此种版本即使在像样的图书馆里也已难以借到。她说了许多话，意思只有一个：对于一本好书她是无比吝啬的。而我的看法恰恰相反：对于一本好书她极其慷慨。

又一天，我终于也有机会表现我的慷慨了——我把杜丽欲借阅的一册艾米莉·狄金森的诗集送给了她。我心知肚明：我慷慨的赠书之举是廉价的，因为对于我，那只是一本普通的书，而我得到的回报却相当丰厚，那便是她长时间的由衷的感激和我私心的一点点助人为乐。数年后的一天，杜丽问我：送给我那本书，你不后悔吗？我想她一定希望我后悔，因为对于她那是一本绝对的好书，她希望别人，尤其是这本书原先的主人和她一样喜爱此书。作为赠书的受益者，她仍然表现了她的慷慨，而我让她失望了。我想，这本书从未有过我这样的一个主人，我只是曾错误地拥有过它。

假若没有写作这篇序言的荣幸，我可能至今对杜丽的散文仍一无所知。也许正如俗语所云：真相总有大白的一天。短短的一周之内，我读到如此多的优异之作，而它们竟都出自我昔日的芳邻杜丽之手。我想说的是，我曾多么自以为是地轻视过当今的散文写作这个事实令我在写作此文时感到了不安：我斗胆写下的这些文字会不会是一种损害？

杜丽的散文，在我看来，是一种精神享乐主义的典范。而这近于诗歌的本质：通过特别的（有时被称作敏锐的）发现改变固有事物原来的模样。与诗歌的不同之处仅在于这些散文篇章表现得更为清楚、肯定、和舒缓。事实上杜丽的少数短章如《青春期》、《告密者沙发》等完全可以放进一部无韵诗集中而不被甄别。在我以往对当今散文的有限阅读中很少见到如此近于诗歌的作品——一般而言，一篇优秀的散文或以情，或以思，或以文体之出色，或兼而有之而得称誉。这本是散文的应有之义。杜丽的散文却有所谮越：它们努力寻找的既非思想，也非情感，而是事物的另一副面孔，那些或虚幻、或夸大、或葬身于偶然的美的陌生的可能性。必须想象作者是一个高尚趣味的饕餮之徒才能会意其作品所呈现的那种急迫的享乐倾向。一个真正的诗人正也如此：他并非献身于诗歌事业，而是自诗歌获得额外的哺育和教养。

在我能够读到的杜丽的作品中，以下篇章是我个人认为特别值得一读的。

《蓝色手指》
《青春期》
《珍妮的吻》
《谁比谁活得更长》
《伊娘的四个祝福》
《在半只桔子上跳舞》
《星光和泉水》
《告密者沙发》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在其写于 [illegible] 年的论文《对时间的新驳斥》中作过如下的论述：

> 认为“在我如此幸福，想着我爱情的忠贞之时，她却在欺骗着我”的情人在欺骗他自己：倘若我们所经验的一切状况都是绝对的，这种幸福对于背叛来说不是同时的；对背叛的发现是另一种状况，不能修改“前面的”那些状况，尽管它能修改对它们的回忆。今天的不幸并不比过去的幸福更为真实。

半个世纪过去后，今天的我们仍旧无法在生活和写作中充分领悟这种时间的异时性。我想博尔赫斯在这段论述中试图说明的至少有两点：其一，在一个貌似普遍关联的世界上，我们理应孤立地看问题；其二，任何回忆都带给我们虚假的事实，因而具有享乐的本质。就此而言，作为写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作者的杜丽和我都只是可悲的主观主义者，受着时间悖论的蒙蔽。但我仍要感谢杜丽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写作此文，使我得以畅所欲言。



序二



星光照耀

西　渡

第一次读到杜丽的文章时，我就意识到自己一辈子也写不出这么晶莹透亮的文字。不过有两个理由使我斗胆答应为这本精美的作品集写几句话：一是我和杜丽相识多年，她对我的手眼高低可谓知根知底，纵我满纸陈腔滥调，她也不好过分怪罪，二是我一直爱看她的文章，很希望有更多的人喜爱，并从中得到一份纯粹的乐趣。

我之景仰杜丽的文章才华，要追溯到十多年前。[illegible]年秋天，我们同时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她在文学专业，我则在编辑专业。那会儿文学虽然已经不是热门专业，但也还没有现在这么冷，同学中还有不少人做着作家梦。虽然系主任一再强调中文系不是培

养作家，而是培养研究人才的（后来进一步降格为“适于文职工作的人才”，——堂堂最高学府，既不培养作家，也不培养研究家，而以培养公务员为己任，实在令我费解，这比之蔡元培校长时期恐怕是大大倒退了），但是没人信这个。不当作家干嘛上中文系，那就像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一样没出息。大家私下里都努着劲儿。不久文学专业出了一种班刊，把我们全震了！其中最出色的文字就出自杜丽的手笔。那时她用的名字是“桑桑”。她的文采倾倒了一大堆有志于文学的男生。那时杜丽走在校园里，便会有人指点说，那就是桑桑。我就是这样通过别人的指点先认识杜丽的背影的。三年级时，我也转到了文学专业，而她正和我的好友发展着如火如荼的恋情，使大家惊羡不已。大学毕业后，我离开了学校，他俩则留下来继续上学。我有时回学校看他们，和她慢慢熟悉起来。她硕士毕业后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恰逢我生活上困惑迷乱的时期。我便经常去找她以及同在人文社的王清平聊天。那时，他们两个对我帮助良多，我常常带着几分愧疚回想起那段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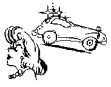
在此之前，我总觉得杜丽和一班称为才女的一样，有几分难以接近，和她相熟以后，才发现她为人热情而无城府，是一个极易相处的人，而且说得上慷慨豪爽。我听别人说，杜丽用一个巨大无比的杯子喝啤酒，使她的同事们惊叹不止。我相信这是真的。还有一个事例，可以说明杜丽大公无私的品质。读书人往往有个通病，遇好书，莫不欲据为己有。一天不在手边，亦忐忑不安，唯恐一旦失却。杜丽嗜书，此点

概莫能外。但她与别人不同的是，她会把自己喜欢的文章复印了分送朋友，既免自己担惊受怕，又能使朋友分享到快乐。我自己就多次收到杜丽寄来的这类复印件。但这样做其实既费时又费事，非大公无私、胸怀博大者不能行。而杜丽却乐此不废。

杜丽天性敏感，感受细腻，但这种精细的感受力并没有使她的趣味趋于狭窄，相反，她的爱好倒毋宁说是朴素的。她批评我对食物太挑剔了。而她自己能对任何一样普通的食物表现出浓烈的兴趣。这不是饕餮之徒的兴趣，而是对食物表现出一种由衷的欣赏。在最简陋、嘈杂的小饭馆中，面对最普通的饭菜，她都能保持这种高雅的兴致。她这种对待食物的方式不仅提高了食物本身的品味，而且有使篷筚生辉之效。她的出现悄悄改变了杂乱、简陋的环境，使之有了一种人情的温暖与光辉。我不禁惭愧地想到，对食物的挑剔，并不是因为味觉的精细，而恰恰是由于味觉的迟钝和麻木。而一个对最普通的食物也能欣赏其色香之美的，才是味觉敏锐的美食家。这也是其敏感的天性在对待食物上的表现吧。有一次，我和杜丽同去南京，在一家小饭铺吃早点。她忽然发现后排桌上摆着一筐洗净的鲜绿的油菜，立刻跑过去抱起篮子，对服务员说："这是最好吃的菜呀，面条里一定要多多搁些！"她几乎抱着篮子进了厨房！她在家请朋友吃饭，也很简单，有时熬一锅粥，就几样小菜，但没有人会感到受了怠慢，因为她总能使大家吃得舒心畅快。而这并不是精美的食物总能带来的。在《星光和泉水》一文中，杜丽这样写到星星："身居无比的高度，其

光芒却又深入地照亮每一个普通人的眼睛。”杜丽那高贵的天性就是这样一束奇妙的星光，能使普通平凡的事物焕发出一种特别的美来。

“身居无比的高度，其光芒却又深入地照亮每一个普通人的眼睛。”杜丽的散文就是这样一种朴素与敏锐的结合。大学时读她的作品最使我感到惊讶的是她那鲜活的语感。我奇怪的是在经过这么多年刻板的语文教育后，她是怎么保持这份对语言的敏感的。其中一篇文章的开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至今还记得：“命运穿着一双软底鞋，不声不响地走过来。给了她一封沉重的信。”这个人的敏感仿佛是任何刻板的教育也摧毁不了的。这种敏锐的感受力在这本集子中有更充分的表现。例如，《雨滴》一篇中，她发现“在一场雨中，正是一件薄薄的雨衣，造成了两人的不同。雨衣隔开了雨，也隔开了一切”。杜丽在这里揭示的不正是命运的秘密吗？在《告密者沙发》中，她甚至探及了事物的命运：“沙发不过是一样家具，但如何安置却关系到主人的心灵”，“假设心灵也是一间有家具的房子，你只要在门口略一扫视，便可多少了解了一些它的主人吧。”但是她的散文却并没有由着她的天性走上精细狭窄的一路，相反，她的文笔逐渐变得朴素而开阔了。我想这也是她近年来的文章越写越好的原因吧。



敏锐细腻和朴素在杜丽作品中的结合，形成了一个结果，那就是诗意。这种诗意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诗情画意”的那种诗意，而是普通平凡的事物中所

蕴含的诗意。“诗情画意”中的那种诗意是奢华而不实际的，它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而言难免是矫揉造作的，而杜丽散文中的诗意却是人间烟火的诗意。它平凡、朴素、自然、并因而是经久不衰的，而奢华的美却是脆弱而短暂的。对此，杜丽在上述《星光和泉水》一文中有一番表白：“这诗的来源也许是卑微、窘迫、严酷的生活，而它的质地必须像泉水一样清纯，同时又必须达到星光的高度。”杜丽通过她的散文，对诗达到了深刻的理解和领悟，这是一些诗人终其一生也没有达到的，这难道不是一个写作者最引为自豪的事吗？

九十年代号称散文繁荣的时代，能把文字写通顺的都有机会成为散文家。但是我们平时习见的散文，要么淹没于毫无意味的日常琐事，要么充斥着令人酸掉大牙的滥情，既没有泉水的清纯，更缺乏星光的高度。还有一种称为学者散文的，一眼看去，似乎有头有脸，有时还做出一副激昂慷慨的模样，其实与八股旧章无异，不过是蒙蒙考官，骗个什么出身使使的。所谓散文繁荣的时代，倒实在是散文的艺术最受冷落的时代。因此，杜丽的声音在这个时代有点不合群，听到的人也少。而那些能够听到她的声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你终于在扰攘的生活中享有了片刻的安宁，去感受星光的照耀——杜丽的散文将使你沉静下来，思虑一下那些与我们生命攸关的事情，而那也许是你在尘世的纷扰中遗忘已久的。

第一辑



来自沉默的伤害

我第一次体会到“沉默”、“伤害”这两个词是大约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放学回家，一进院子就嗅到一种奇怪的静，我不喜欢这种静，它有一种兽气的喘息，使我害怕。我走进堂屋，发现只有母亲一个人在家，她不是在厨房里弯腰忙活，而是坐在奶奶房间里那把古怪的椅子上。她在哭。

我很不适应这种情况，就检点了一番自己，我并没有在学校里作乱子，也没有偷吃妹妹藏在抽屉里的零食（里面的苹果都皱成什么样了），我倒是希望自己真作了什么孽，这样我就可以走上前去认错。但这

一次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简单，因为，从小到大我从未看见母亲到了时间不做饭，而是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干，只是哭。

是外公去世了。第二天我对小伙伴们宣布了这一消息：我妈的爹没了。我总是用“我妈的爹”“我妈的妈”来称呼外公外婆，而不像小伙伴们一样叫“姥爷”、“姥姥”——长这么大，我从未见过他们，没有过一次“走姥姥家”的行动。可是，他们竟死去了，先是外婆，现在又是外公——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吗？我将一辈子不会喊“姥爷”、“姥姥”了。

二十年过去了，我对母亲提起那个情景，母亲说，你记错了，他们都在家，爷爷、奶奶、爸爸、弟弟、妹妹。我很想逆时间而上，回到那情景里，坐在母亲身边，和她一道哭泣，让我成为外公的外孙女，让外公的死真正与我发生关系，但这是不可能的了。

这样的命运，若发生在小说电影中，我只怕还嫌不够神奇，可是，它却实实在在地发生在我的身上。我很不喜欢我的生活里有这样绝望得令人窒息的情节，我不喜欢这样真实而丑恶、毫无诗意的苦难，我不喜欢“不可能”这三个字的发音。尤其是，这些对个人心灵构成永久伤害的事件是如此鄙陋、残破、缺乏美感，这是最让人无法忍受的。

但是，是否还存在着另一种生活，是否还有这样的可能：一切都可以重新安排，犹如经过奇妙的化学反应诞生出新的物质一样，破败的现实焕发出了诗意，痛苦和不幸也闪耀出美丽的光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